



2016 新春走基层



守护这一方路畅人安

——跟随沈阳交警执勤记

本报记者 温济聪



数九寒冬的沈阳,有这样一群来自基层一线的英雄群体。每天,当第一缕晨曦还未映入眼帘时,就有他们忙碌的身影;当疲倦的月亮悄悄躲进云层休息时,还有他们晚归的脚步。他们,就是确保路畅人安的“守护者”——交通警察。

2月6日、7日,记者跟随“辽宁省政法机关雷锋式政法干警”、沈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大东大队三中队副中队长刘城和他的战友,一起守岗指挥、除夕夜查、吃年夜饭、监测路况数据,体验普通交警工作的坚守和感动,创新和变化……

除夕夜的“守护人”

除夕夜的沈阳,寒风凛冽,路面上不少地方还有未融化的积雪和冰块。记者穿着厚厚的警服、戴着棉帽,在马路边站上半小时,就鼻涕直流,四肢冰凉。

当晚8点半,刘城和他队中的40多位交警、辅警开始了除夕夜的第一次夜勤检查。夜查中,刘城发现,在北顺城路广宜街东300米处,一辆本溪牌照的车辆由东向西行驶,车速缓慢,左右摇摆,违规变道后,右前轮撞到了护栏底座。刘城将车拦住,问司机是否需要帮忙。“没啥事儿,就是右前轮车轴折了。”司机王先生回话时带着浓浓的酒味,引起了刘城的注意。

“您不是年夜饭喝酒了?”“没、没,我昨天喝的。”“来,检查一下酒精浓度吧。”刘城随即用酒精棒和测酒仪进行检测,结果显示王先生是酒后驾车。

“王大哥,我理解您除夕与亲戚朋友喝酒、助兴,但喝酒后可以请朋友送您回家、或找代驾,您自己开车,不仅危害其他人的安全,自己也不安全啊。”笔录后,刘城依法对王先生罚款1500元、扣12分、暂扣驾照6个月。

对于春节期间的查处,刘城颇有感慨:“其实,大过年的,谁也不想被罚。但是为了确保沈阳全市路畅人安,我们对酒驾、醉驾、闯红灯、假牌等较为严重的行为进行了惩处;而对一些开车中拜年打电话、未带驾驶证等轻微违规行为,主要是教育、劝说。”

两次夜查下来,已经过了夜里11点。三中队的民警们开始倒班,刘城这才抽空在岗亭里吃了口年夜饭。虽然饺子早就凉了,但刘城吃得很带劲儿,不到5分钟,一盘饺子就吃光了。“确实饿了,中午就没好好吃饭……我们交警吃饭都特别快。你别着急,慢慢吃,我去路面上再看看。”刘城对记者说。

“平安,交通;晚安,沈阳!”到正月初一零点40分,刘城已经连续工作18个小时,



灵活创新保畅通

“程序和机器都是‘死’的,并不能根据道路实际情况刻作出变化;但交警是灵活的,当遇到特殊状况时,信号灯的作用会被弱化,交警必须依靠自己的手势来疏导交通,用创新、灵活的方法来确保人车平安、道路畅通。”刘城说。

2月6日下午2点,德增街与北顺城路路口交通堵塞较为严重。刘城一方面紧急呼叫指挥中心,将拥堵方向的信号灯绿多加了10秒通行时长;另一方面,也不断向北来的车辆打出向前待转手势,提示司机尽快进入待转区,每一个信号周期允许五六辆车提前进入待转区。不到10分钟,原本拥堵的路口,恢复了正常秩序。

市府大路广宜街岗,是沈阳东西交通大动脉上的主要“关口”之一。由于临近沈阳故宫、中街步行街、小北手机批发市场等商业街区,车流、人流量大,道路交通疏导任务异常繁重,早晚高峰极易发生交通堵塞。刘城通过一次次实地调研,找到了症结所在:高峰时期转弯车辆较多,常常占用第2排直行车道待转,造成道路中部直行车辆滞留,道路常常出现拥堵,也极易发生交通事故。

针对这一难题,刘城规划出了直行转弯车道相互转换的“可变式车道”新模式。通过设立电子指示牌,高峰时段将岗点东西方向的第2排车道调整为转弯车道,平峰时段则是正常直行车道,提高了所在地区车辆通行效率。经实地测算,岗点东西方向车速比之前提高了32%,道路交通事故同比也下降近50%。

“东顺城街与南顺城路交叉处,有一辆公交车和私家车发生刚蹭,请离最近的民警尽快到达现场处理……”,“东西快速干道小北关街附近,由东向西车流缓慢,八王寺上桥口车辆和由东向西直行车辆交织严重。请执勤警力上桥将由东向西直行车和八王寺上桥车辆交替放行……”

在大队指挥中心,以大数据和视频录像为载体的智慧平台,正为交警开启“最强大脑”。刚刚在户外执勤3个多小时的刘城回到大队指挥中心,仍然不放心春节期间所辖区域内的交通状况,一边看着道路视频监控,一边拿着对讲机联系执勤民警处理交通难题……

确保整座城市路畅人安的不只有刘城。仅2月7日,沈阳公安交警共出动警力1701名,巡逻车458台。全市201处重要灯岗,郊区15处重点路段,高速公路16处主要收费站管控时间延长至24小时以后。市区133条主要街路,17条国省公路,10条高速公路24小时巡逻管控。仅7日夜间,共计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17件。

零下十几摄氏度的沈阳,这群可爱可敬的交警们是春节道路上最美的风景。



上图 2月7日,沈阳室外零下十几摄氏度,沈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大东大队三中队副中队长刘城在德增街、北顺城路岗指挥交通,确保老百姓出行通畅。

左图 刘城正检查一辆奥迪车车主的驾驶证和行驶证,确保人们出行安全。

本报记者 温济聪

回家后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信息,不到20分钟就收到了30多个“赞”。午夜时分这些“赞”的,大多是刘城的同行……

亲人理解最温暖

2月7日早上6点,刘城还没来得及吃口饭,就与妻子魏小溪匆匆告别,去往单位。随后,他的妻子独自一人坐上了回老家新民过年的客车。这对小夫妻处处对象开始到现在,已经6年没有一起过除夕夜、情人节、平安夜、中秋节了。谈起对家人的愧疚,一开始刘城还有些不好意思,后来讲着讲着眼圈却泛红了。

2013年5月末,魏小溪即将临产,此时刘城正在协调规划“十二运”赛事期间停车泊位。等到他赶到医院时,孩子已经出生。妻子拉着刘城的手不停地掉眼泪,她多么希望临产时丈夫能守在身边。当天夜里刘城留在医院照顾妻儿,可第二天一早,就返回了交警岗位。6月10日,刚刚出生11天的儿子因患痢疾导致严重腹

水,被紧急送往盛京医院。经过急救,孩子脱离生命危险,但仍需要留院观察。刘城将照顾孩子的重担交给还在月子里的妻子,每天深夜下班后才能赶到医院陪伴母子。

“嫁给他,抱怨、后悔过么?”魏小溪坦率地说:“要说没抱怨,也不太可能,毕竟他每天忙于工作,很少照顾家庭,我们的蜜月都是在老家新民过的;但我不后悔,我不仅是他的妻子,也是一名警嫂,我只能理解他,支持他。”

在工作中,熟悉他的同事管他叫“刘疯子”“刘暖男”。“疯”体现在工作上一丝不苟、严格要求,“暖”则体现在照顾同事、宽以待人。“沈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大东大队大队长姜铭说。

正在与记者交谈时,刘城接到了老爸刘智汉打来的电话。“城儿啊,你今天除夕要好好工作,别惦记着家。你哪天回老家,我和你妈就把那天当‘年三十’,把那顿饭当‘年夜饭’。”

“爸,好,您放心。”匆匆挂了电话后,刘城的眼圈又一次有些泛红……

天水铁路调车工：为了列车正点出发

本报记者 李琛奇

“驼峰楼,一调11道请求推进。”“一调11道调车信号好了。”2月8日,正月初一,古城天水正沉浸在过年的喜庆中。早上8:30,天水火车站调车组的4名调车员赵思佳、张磊、李特、王鲁宁却早已全副武装,攀爬上缓慢行进的车辆上,开始了紧张的工作。

调车组是铁路至关重要却鲜为人知的一个工种,穿衣服最脏、感受冷暖最真切、看日出最早、踩杂草石子最多,是调车人员最真实的写照。

调车组长赵思佳从事调车工作已有16年。他生长在一个名副其实的“铁路之家”,爷爷和爸爸都是调车的行家里手。赵思佳身手敏捷,技术业务娴熟,但他深知铁路调车作业的危险性。“每个车辆的高度不同,比如70吨的棚车闸台特别高,车辆运行中趴在上面拧闸时相当危险。”赵思佳指着11道的停留车说。

作业繁忙时,他们每天要在3米多高的车梯上爬乘5个小时以上,在运行中的车辆上上下下100多次弯腰检查车辆状态不计其数,长年累月地“飞上飞下”“蹿东蹿西”。

“冬天干活,最怕早上八九点钟,车开动的时候,风吹在脸上就像刀割一样。”连接员张磊捂着耳朵说。数九寒天,股道间就像是一个“冰窖”,温度能达到零下20℃。因为工作性质,他们在户外一干就是五六个小时。最冷的时候,手套和劳保衣不到半小时就冻透了,车辆移动时冷得直打哆嗦,连说话时嘴都能冻僵。

制动员王鲁宁说,在列车解编的过程中,车辆制动、线路检查、道岔扳道以及实施防溜都是他们调车组的工作。天水车站是兰州铁路局的“东大门”,交口任务繁重,一个班下来,他们每个人要在股道和专用线间徒步行走30多公里。“我大概算了一下,一个班走30公里,一年就是3000公里。16年下来,我们都能绕地球赤道走一圈多了。”赵思佳风趣地说。

“80后”赵思佳虽然年轻,但因常年在外风吹雨淋,皮肤黝黑黝黑的,双手磨出了老茧。对这份工作,赵思佳说,他经历过好几个阶段,从开始觉得新鲜有趣,到之后很快变得枯燥无味甚至抵触、恐惧,再到现在心里充满了责任感,“16年从制动员、连接员、调车长一路走来,调车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,哪怕苦一点,累一点,也要坚持把它干好!”

他的伙伴们平均年龄不到27岁,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默默奉献在铁道线上的“80后”“90后”,也很少有人了解他们的辛劳。但每一辆车的连挂、每一组车的转线、每一列车的正点出发都离不开他们的付出。



正月初二,京沪高铁黄河特大桥的探伤工们正在认真检查线路。0时30分至4时30分,4个小时的维修天窗里,探伤工们借助微弱的头灯,俯身推行几十公斤探伤仪器,完成6公里的钢轨探伤作业,确保列车大动脉的安全。 本报记者 王金虎摄

炼钢炉前话解困

本报记者 刘存瑞

正月初一早晨,记者来到太原钢铁(集团)公司采访,刚走到第二炼钢厂三连铸作业区,就与刚刚下夜班的0号连铸机机长贺义利相遇。他在昨晚的除夕之夜与炉火做伴,双眼熬得通红。贺义利说:“我在太钢工作了8年,有8个除夕是在岗位上度过的,都已经习惯了,只是还会惦记家人。”贺义利的父母家在大同,他们多么希望儿子能领着媳妇、孙女回家过年,但儿子除夕值班的消息一次次让老人遗憾。上班前,贺义利给父母打了电话,爸爸一再叮嘱,好好工作,别分心,年后抽出时间再回家看看。

在太钢炼钢厂4350立方米高炉,红红的铁水从一号铁口奔流而出。炉前工李志强正在仔细操作,对炉况变化及时作调整,保证炉况的稳定运行。对于除夕上班,李志强说:“今年1月4日,李克强总理来到太钢,他对我们的鼓励现在依然萦绕耳边。眼下,钢铁行业虽然遇到了困难,但我们充满战胜困难的信心。”

太钢董事长李晓波春节期间都得值班,他告诉记者,2月4日,国务院下发了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,令深处寒冬的钢铁业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。“近几年,由于需求下降,产能过剩的矛盾日益突出,我们太钢的生产经营困难加剧,仅在2015年就亏损了十几个亿,现在已到了壮士断腕去产能的关键时刻。”李晓波说,太钢将准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势,面向市场,在优化品种、提高质量、拓展市场、科技创新、挖潜降本等方面下功夫,抢占市场制高点。

交警老袁的正月初一

袁洪海是云南昆明市交警支队二大队的交警,队友、同事们都亲切地叫他“老袁”。记者见到老袁时,他刚刚上完一个整班,从除夕早上7点半,整整24小时。辛苦可想而知,但这对于老袁已是常态。“春节期间有时几天都回不了家,习惯了。”回到宿舍稍事休息,老袁就被调到圆通寺值班。正月初一,来这

里祈福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,为保障寺前道路的畅通,老袁和同事们一站就是几个小时,“吹警哨吹得嘴都是麻的”。疏导完圆通寺的交通,仓促吃了口饭,老袁又骑摩托到自己的辖区翠湖公园附近巡逻,疏导交通、纠正违法停车、为路人指路、处理刚蹭事故,一直忙到晚上6点多。“这工作就这样,总得有人奉

献,唯一对不起的就是儿子。”老袁的儿子今年14岁,他从没有陪儿子过一个完整的春节。“儿子长这么大我只给他开过一次家长会,还因为下班太困在家长会上睡着了。儿子再也不要让我开家长会了。”老袁笑着对记者说,“现在,我要抽空回趟家,和他一起吃个团圆饭。”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影报道



正月初一,前往昆明圆通寺烧香的游客络绎不绝,老袁和同事们从凌晨就开始在这里执勤。



老袁和队友回到队里已经接近下午1点,食堂师傅把除夕剩下的菜热了一下,几个人吃得不亦乐乎。



每天给路人指路也是老袁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。



下午,老袁处理了一起刚蹭事故。“过年了,开车一定慢点。”